樂全集 五之六

序

樂全堂集卷之五目録

序

卷之六

序

樂全堂集卷之五

序

奉送趙同知 存性 歸湖西序

不佞聖夙失所傳而墜家聲與學士大夫趨舍異塗雖尊執長德之門不敢執鞭非故倨也以丙午秋始候門館拜先生於淋下其觀感於辭氣之間者亦足以去浮躁暴慢之習退而攷德於前修蓋西京醇行之君子為近之云曁先生遭讒或寄旅於郊關之外或卜居於江潭之上蓋不遑其處也不佞棄款段出郭時從先生飲往往晷去少長之禮極言竭論竟日

忘歸一日先生以湖外之行語不佞曰吾老矣且首
枌榆之丘以樂餘生子其文之不佞拜而受之次其
平生誦義於先生者為之言曰事君犯而無隱事親
色而無違子孫服其訓宗黨化其德朋友信其節吏
民懷其惠者行之成而才之達也先生一出以言事
不合而紲之可謂無隱矣事太夫人終其世備極志
物之宜可謂無違矣閨門之內肅如朝廷子孫服其
訓矣姻戚之間翕然無異言宗黨化其德矣斷金之
利白首不衰交誼之信也盤錯之割口碑不刊任職
之能也茲數者當世之士能雅言之余觀古之人抱

才與能久孤於世不能無涉世之汚若太史公所記
是已降及秦漢之際楊惲歌種豆而自及殷浩返空
函而終廢其德不足以掩其才則處於患難之中不
免有躁競誹怨之色已先生坐無妄之灾削跡淪落
六年所矣妻亡而不及見子病而不得護其窘苦撼
閼可以動於中者多矣先生能辨乎榮辱之境確乎
其操隤乎其順志氣益壯精神益王遇客輒引詑苦
舉太白擊鮮市脯歡適自如此允大人之量也噫世
事日以非矣巖穴滿而都邑空豈天地閉大道隱者
耶湖中即先生之故鄉也田園之樂宗族之盛溪山

之勝樽俎之會娛視聽悅心意者與江潭行吟之地不可同日以言矣而先生世臣也一落湖海之濱終南淸渭渺然千里外也戀闕思君之誠憂時悼道之懷自有不能已者則先生所以惓惓於玆行而徵不佞文諭寓深矣否泰之運倚伏無端翕闢之機通變無常數其往也者而知其來也者聖人觀易之事先生之往也其不遠復矣不佞聖僇人也身陷負國之罪日竢投荒之典一辭堂陛君親遠矣于先生之行而實有慊慨而不釋然者三歎而書之云爾

送黃雲峯一皓之任序

余觀士之平居慷慨談論論世道則稱三代論學問則稱鄒魯其自期不數數然矣或一出而為世用則趨向日下施措日踈終至於僇名敗身而已焉何則士處窮則操心危慮患深其所論議激而發之槩以仁義而質有剛柔識有博約當大事而心離志變迷於見理怵於得失刓方斲廉脂韋於世此所謂差以毫釐謬則千里者也為世用者不可不知也内以公卿外而守宰何莫非庸也吏之為道奉上而近民民之休戚而吏之賢不肖亦聞於上矣上之褒誅行而勸戒存焉是以古有循吏墨吏姦吏酷吏之稱奸與

墨士之羞也𨆦酷吏摧豪擊猾聲生威張一切取名譽於當時者向之慷慨談論者能之而循吏則不然無赫赫之聲而有實惠去浮淫之蠹而秉至公其治效去而思也久而存也非服習儒雅專尚仁義者鮮能之故今之為吏者上績至緋玉者多矣究其跡而徵其實則循良之稱蔑蔑乎無其人矣噫世道堙矣民散久矣方圓無辨勸戒無徵馴致于邦本搖而隳并臻矣吏之賢不肖顧不重歟語曰不肖亂治賢者治亂今 聖上舉黃君於韋布之間遷寄百里之命君亦感激知遇拜命不辭欲以其所學勤民為報稱

之地蓋識乎君臣相與之際者矣君之行我知之劉以有制廉而不劌識量清通濟以慈良其操之以塡物其才之以剸繁以此臨民其不爲循且良也乎政成治擧仁聞日彰則姦者懼墨者祛酷者寬一方之民亦且賴之余於是乎賀 聖上之知人而黄君之受知遇也君之聲烈余且翹首而俟之

奉送李叅判顥英航海朝天序

蓋壬辰倭難士大夫奔命靡盬家大人秪役中外翊聖從尊執南郭朴公學南郭公愛畜之無間翊聖亦執子矦禮事南郭公而益習南郭公内外屬長幼者

淂拜公於其門公於南郭公為堂從而實與家大人
契甚以是公視翊聖尤篤云丁酉倭再逞全家辟地
於鐵甕是時南郭公為通判李公為評事奉其太公
以處之難故也翊聖從太公請業而公口授為尤多
翊聖以事南郭公之禮事公父子者二十年餘矣其
間禪序萬變太公逝矣南郭公病矣而翊聖不侵負
戾自廢絶造請久間從公侍驩輒道故各厭意而顧
公已種種矣以世故滋多蹄名高自修者咸數化否
即跋躓公能不夷不惠超然無累所謂旣明且哲者
非耶公通籍迨三十年由太常循資躋下大夫之列

無何受　命朝京師先時使者多厄於風濤薦紳士
人人自免凡三易而卒歸公人莫不危畏其行翊聖
為徃叩之公怡然無幾微色終日侃侃如也翊聖不
敢以一辭為觧退而益服公雅量也夫平居而超然
無累者公之操確也履危而怡然不色者公之志果
也志果而操確於行藏乎何有於是人又莫不誦其
義上尤嘉奬特加秩又以手批擢少司寇以遣之公
將行徵文于翊聖臨行之贐即相講以偲切之義此
可為敵以下者翊聖於公焉用辭儆第今天下之搤
腕談者舉以天下輕重在我責我以十七八其言不

以義則以恩至掉激也噫此循其名而不揣其實徒
知腹背之喻也奴首得遠廣為用直趣仰攻疑我之
議後也東首反噬懼師之出關也其重固若在我而
我之不乏重者亦較然矣壬辰距二百年昇平之業
悉國之賦齊楚敵也卒當倭兵不交而鳥獸竄迫於
龍灣掃二千餘里之地束手與敵只畫策赴訴而已
雖以中國之威調十萬衆委輸倍之暴師六七年然
後始克有定亦不能專以兵力勝也今之論兵者難
倭而易虜此知倭難而不知虜不易也嘉靖間倭躪
閩浙千里騷然轅用威大將軍繼光以一旅擣而覆

之若永蜩然萬曆初虜梗西北趣名大將軍以備虜
虜輒引去終大將軍在西北不南牧焉壬辰以後諸
將之東征者其法大抵皆用大將軍新書大將軍固
近世善用兵者也然其言虜視倭難者五必寬文法
假便宜簡裨將三十人發遣邊郡材官十萬器械糗
粮皆仰給縣官又加訓養三年而後方議戰賭勝大
將軍所當特驅水草竊發小者掠金帛人畜大者毀
城穴墻意飽去爾其難猶如此若奴稔兇久畜志鉅
此可以策勝不可與嬰鋒可以持久不可與決驟使
大將軍當之必期以十年二十年和衆而動籌全而

發也曩爲帥者輕用其衆以天下之勇銳頓於虎口盡之一舉而使天下之勢十去四五又失全遼則其勢數倍夫以我之全盛不能當大將軍所易者貽中國之憂暴師六七年而屢屢復疆土今以敝不支之邦當天下難制之賊謂可以操其勝負十七八者與大將軍畫策何如也我之尚君臣父子襟裾焉者實先皇帝再造力也苟可以利中國則當以社稷從固不待談者之口而若不勝匹夫之忿昧經遠之畫決憑河之怒暴前而折卒不可支吾奴蓋無東顧之虞專於攻鬭天下事去矣爲中國計莫若令我宗重不

小發益備𨵿毋内而得如大將軍者設法制奇蓄銳於中操百勝之道靜而竢之奴進退失畧不數年而自困我承其獘首尾齊舉奴必不暇要領而成我擒矣公之入朝也執政之為天下大計者咨詢公而責之試以大將軍之畫筴者進而徐以我之形便提衡之則安知無如大將軍者複複然出而深相諭也合則為天下之利而不合乏以晳我之忠悃而去讒賊於 朝廷矣然後訪海岱結軨之士覯鄒魯文物之會以為嚮用之地則公家牧老之大節不墜於地而禮義之進於中國者光前烈矣馮夷海若亦且屏氣

翳而先後之矣翊聖當頫首而佇之云爾

送李相禮敏求宣慰倭使序

予時以宣慰倭使往也授簡於翊聖曰必以文之若所知者若不自盡奚求於人之文之也子時莞爾曰第次我與若少壯相慕以敦世好者文之爲不足以文之也世好我與若所同敦也少壯相慕亦所同情也奚足以文之哉且也同於我與若者而文之我與若皆已知之矣不同於我與若者而文之我與若皆不知之矣同於我者而文之我知之而若不能知之同於若者而文之若知之而我不能知之奚足以文

之何謂同於我與若者夫仁義之性存養之節我與若所同稟而同勉者也何謂不同於我與若也反經而背義徇己而濟慾我與若所不同道而同去者也何謂同於我也屬託肺腑之列俯仰禁掖之間狗馬聲色之娛園池樽俎之樂此同於我而不同於若也何謂不同於若也端拱而趨斂袵而談一言半辭輕重於儒林之雅長篇短什黼黻于國家之盛此同於若而不同於我也何謂所知者不自盡噫君之復也道與德尚矣姑論其次三場之捷綸誥之任不可謂不華矣悼屈於用文也入相禮儀出專儐伴不可謂

不庸矣而稱戾於遭時也此必有其知與才不蘄盡而不自盡也芻豢人所甘也子時簝藿文繡人所美也子時布素高明之室人所求也子時庳宇車馬之飾人所快也子時單羸所官者冗所儐者夷子時之嗜好胡與人殊也歟謂之索隱者近僻謂之行怪者近名若夫用行舍藏時中之事子於三者何居子時之行我知之矣知有君父不憚險而行知有職事不擇位而處意有所快忘其羸也身有所安忘其庳也體適而忘衣也口適而忘味也子時之知內也非外其才又足以稱之遇小則小遇大則大所不自盡者

將致其盡焉顧不汲汲於盡者是謂難所謂實若虛有若無者非耶予時之宣慰倭使也特舉以錯之爾其行也有以支離辭者妄也叙我與若相與之語以文之

奉送李判書廷龜朝天序

蓋癸丑之獄自鄉大夫曁衿裾之士縲絏下理者日數十人以次放逐即淂白出如月沙李公者亦廢而弗庸丙辰冬上特起之使上國事竣上嘉悅褒錫戊午之禍元臣碩士長系論竄而公之席藁待命于外者二年所矣于是時也奴酋犯順師徒敗績執我將

卒賚以求成中朝臺閣之臣疑我貳奴間於天子我
聖上聞而震惕若曰非李某華國之手不能辨之其
特起之釋纍與秩數奏天朝公乃感激強起受命人
有難公之行者余曰公於是役奚其難奚其難夫爲
人臣者得君則幹事得君非難以不失其正爲難幹
事非難以不失其道爲難以才致庸以德致位公之
所以得君也殫力悉心辨國厚誣公之所以幹事也
然此外也非内何足以觀公之志盡公之迹乎圭組
非榮黴墨非辱公之志然也身可辱道不可絀公之
操然也其得之也正其失之也亦未嘗不正故榮無

所欣辱無所戚所謂能辨乎榮辱之境者非耶噫公忠誠内植和文外著在廷爲儒臣之宗出疆稱使乎之賢精慮其心祓除其神昭明物則格于四聰公於是役奚其難奚其難忠者仁之符也誠者理之恒也和者誼之通也文者質之用也公能以是四德得於吾君屢廢屢起其不可以得於吾君之道行于天子之廷也耶公於是役奚其難奚其難遂記是語奉贐月沙李公陳奏使之行

送張副察晩出鎮西邊序

公當兩帥降敵之後承天下不支之日膺推轂之寄

司萬衆之命出鎮關外而又有胡書之恐我賫我賊
之至我境且朝夕矣　朝廷倚公為重士民倚公為
生公之任厥惟重哉任既重則憂亦隨之人有為公
慮者余獨曰公亦何思何慮夫天下之事形與勢而
已形有安危勢有利鈍居安蓄必危之形秉利受必
鈍之勢將相之敗名失身恒於是忠烈之殉名致身
亦恒於是故二者智者不謀策士不載善為相者審
國家安危之幾以成其治善為將者揣時變利鈍之
際以成其績何謂必危之形君狃久安之樂相習媕
婀之態法網內壞而不立軍令外弛而不振上下相

冒朝野異論如此者必危何謂必鈍之勢　廟堂昧深遠之畫疆域無兵革之虞州郡事摧剝藩鎮便名譽介士解體刀劒不利如此者必鈍何謂安危之幾國家内散隣敵外侮君相懍恐懼之心士民奮敵愾之勇士於是時謀猷必行施措必效匹夫之言重於九鼎也何謂利鈍之際敵雖大不壓於境國雖散不底於潰卒可鍊以為用穀可收以為積士憤全師之新降將有覆轍之可鑑所謂將軍有必死之氣士卒無逃生之心者也賢者量己而知人能者援古而證今以今國勢論之可以委安危之幾利鈍之際也亦

可謂將相任用集事之秋也公亦何思何慮然浮淫之蠹何以去之功實之士何以舉之瘡痍何以撫之驕惰何以服之不服驕惰則軍政弗不撫瘡痍則士無勸功實未盡舉則用舍不公浮淫不盡去則權力易撓此任事之忌而行事之害也是雖公之所當察識而行之者而亦公之所不能獨運者也公能察識而行之則公亦何思何慮惟公處國家安危之幾攬時變利鈍之際又得朝廷之倚重士民之屬望翕闢進退實惟尸之於是四者公亦何思何慮焉公於緩帶之暇默識而求其道則幾矣

送都元帥張公 晩 出師序 代家君作

吾東方北接靺鞨西連女直南通倭古稱四面受敵三國固戰國而逮麗金元侵軼無寧歲倭亦累警徼聖祖基命直洪武二十五載 高皇帝開闢混一天地履端之會云 列聖恪於侯度虔觧辮奉約束倭梯航貢琛域内謐毖且二百年則國家不知兵而亦無所事兵矣掌故數我朝受賑者魚公有沼尹公弼商數人而品饌錫賚上卿押之猶以殷闐魚公所當特癖疥耳大者用師數萬少者半之位寄不過制一方而利鈍不足為國家重也壬辰之難元帥權公慄

始統八路可謂重矣搶攘之際禮數不備只分符耳
而 先皇帝以天下兵力壓之督師若大司馬提師
若大將軍監護給事耳目之臣贊畫郎署帷幄之士
而褊裨材官無慮千萬計寇雖擣我實敵大國權公
亢我手被驅使以陪隸莫敢自逞而後是李公恒福
韓公浚謙長房開府責在綏靖亡論師徒之盛管轄
止數省焉倭雖已天下稍稍息戈甲者十二年而
先王棄群臣又十二年而 先皇帝棄天下奴酋梗
化奄有全遼女直之遺也通於我而實閒貢道其勢
扼吭而拊我背也寔欲射天嵩偪下邦我師往而不

返豎子役於讐庭矣而輸我虔實則中外蓋惴惴矣
運祚丁否大經攸斁　聖上掃盪兇孽邦命維新毋
子之倫紊而復叙君臣之義留而復章誅其臣吊其
民者所以昭先業也敵王之愾禦其侮者所以光先
烈也乃龢于民詠于衆求可以司三軍而威敵國者
畀專閫咸曰判中樞府事張晚實　先王心膂之臣
試于民民安試于師師睦且寬而有容必濟大事特
以手批授晚八道兵馬水軍都元帥視師西關選吉
祭禡　上祗祓齊盛躬　御郊壇以送之臣晚張牙
建鼓劒佩以出玉節在前金鉞副之以軍禮見　上

舉手揖之 上降等而受之觧所 御寶劍授臣晚曰不用 命者以此從事臣晚陛而受揖而退羣臣之拱而侍者噲然而覲禁旅之環而立者駭然而視都人士之觀者嘖嘖異之曰元帥何人禮抗 至尊也元帥所部將吏忻然而詫之曰吾將軍不拜 至尊也禮卒 命酌飲及介士分曹較技錫與惟豐於是臣晚百拜稽首益加祗畏將吏以下匍匐而進噲然覲者愉乎其色也駭然視者降乎其心也嘖嘖者感以慨也欣欣者莅以厲也申欽以冢宰侍 上左右與之周旋而官實太史肆紀其事而序之曰出師

之儀載邦典者倣三古國家之大事以也典禮徒存二百年而未嘗舉焉掌故數以殷者其猶為殺張公之所講即國朝二百年而未嘗舉之禮也豈不盛哉雖然二百年而未舉者可見國家之不知兵而亦無所事兵矣豈非 聖祖基命宏廓承 高皇帝履端之化而得全全昌者耶是以能不知兵而無所事兵矣國家典 皇明既為父子之國而理亂之徵終始同符以今日天下之勢言之則 聖上更始之業能為天下重也皙矣 聖上屈至尊之體降等而禮之舉二百年未嘗舉之儀修之者豈為張公設也我國

衛中國而為東翰乎成敗之數固不足動中國一髮
而舉天下之兵力而壓之至勞大司馬大將軍使我
之元戎莫敢自逞焉則 先皇帝為屬國遍受其敵
也我東人之食息襟裾焉者度德量恩果歸之誰也
天下之力困於小醜遼廣為氈裘之場 天子日宵
旰矣甘心款奴陰與之計者彼誠何心哉毛將軍以
一旅寄於海陬勢至孤也能禁其不軌上以壯中國
之威中以皷東人之心下以掣奴賊之尾者豈不誠
大丈夫哉自我 聖上踐祚權籍我國益大則深識
聖上大有為之志為中國遍受其敵也張公之任實

肩天下之重矣此可以觀時運盛衰之際幾往来報施之道矣噫屬觧辮奉約束倭擄航貢琛以俟度通中國者此一時也語曰賢者治亂不肖者亂治以張公之能受　聖明推轂之重其所部雖介馬之士皆奮臧此朝食之義則用丈二之組係而俘焉郊迎飲至禮當率初夫是之兆

奉送李舅氏全州府尹序

贈言朋友道也在子舅行宜不敢贊一辭而公特顒輿以進之凡有行役輒徽文字萬曆癸卯公始魁多士明年朝京師翊聖序其行以勉其操焉粤三年乙

巳公左遷高山驛丞翊聖序其行以悼其屈焉又幾年公以尚書郎出視西原篆西原即外王父清江公遺化之地翊聖述世德以勗之公還海上彙平日朋儕閒往来篇什爲卷者翊聖書其後而竊悲其意焉翊聖前後論著公事凡四而公之行藏畧可槩已記翊聖序朝天行時生十七歲矣公僅三十三公壯矣而果於行翊聖穉矣而蒙於識奚異鷇音然不可謂不見志矣噫今翊聖無似駸駸乎四十之年矣備經灾苦粗辨乎榮辱之境而公之髮亦皓矣居然有人代之感而聚散亦無窮期矣茲尹完山徵文之令猶

昔翊聖不可以眇言逞技將信其辭而無諱可乎公於世固寡合矣知公者量乎國不能十之五㳺知公者或稱其剛直或稱其介潔不知者曰剛直近於小忌介潔似乎違俗毋論不知知之乏以盡公乎哉公處則陽浮慕之出輒畏忌使公不得安於朝自釋湖節浮謗盈車而屋一敝曹而又不免一麾出矣公促駕疾馳無毫幾微見則人稱其雅量而公之意何知外内君所使命也何知善惡盡其力職也修吾職以聽君命分也惟知天下有大分而已一切進退毀譽何乏以嬰其中乎翊聖嘗竊頌公矣公實愷悌人也

處己接物和平仁愛唯不能俯仰中窾而有特立不撓不可奪之節其操清其行勇其道直古之直者必稱史魚勇者必稱仲由清者必稱伯夷此三君子者俱百世師也猶不能無偏當時有知不知者何恨於公之不見知於世者十之五也古人曰上世無是非中世有是非而無好惡下世是非亡而好惡作視今之世果如何也完山東南一大都會也民俗慓狡而仰機利丈夫倡優作奸女子鳴琴瑟跕屣游媚士豪逋賦而訕其長上緩之則慢急之則仇其勢甚難制也以公直道當好惡之世理難制之邑聲烈不能無

得失而不能無得失者所以見公之不苟合而所至澤究下戶匹婦無不父母之矣翊聖質公之行如此不欲諭其五之不知亦不欲諭五之知之也伯牙得一子期而奚多乎哉

送閔監司 聖徵 出按關西序

士祥長吾六歲歲丁酉遇士祥於文城士祥年十六余纔十歲同寢食共起居者殆閱月可謂韶齔友也時士祥孤貧寄養於堂舛何啻弱喪觀其貌小丈夫爾觀其行已有定嚮知讀書無蹊容時露英氣可以頡頏不數年聲名藉甚又數年而發軔則先輩長者

器使於盤錯士祥益自勵為精白勤於職事又數年而稱良墨綬又數年而稱良刺史遍為湖嶺龙蹄摧豪摯猾有趙京兆韓馮翊之風云世所難莫過於槎使士祥既受 命則怡然無幾微色視溟洋如康莊益信其不辭難也不辭難則於天下事何憂不克余知士祥止斯而已士祥受委於西門徵余言為贐西門重地也昔以鴨綠為限今以清川為限所壓者幾百里也清川不支則浿江為關防浿江抱山負江地澶漫俗尚末利丈夫迷晝不逋婦女鳴琴跕屣冶遊倫滛非用武之地也遠有強金近有猾劉不知士祥

何以敵遠近之敵固西門之重也耶余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境不守鴨綠而以清川為限者何意耶自清川至鴨綠方五百里土沃而民富可謂天府之國也壬辰之難乘輿播遷八方丘墟而 穆陵用此五百里之地贍大將軍十萬之餉基三百恢復之畱國家棄是地如脫敝屣豈 廟堂石畫出人意表尋常萬萬耶余所言者即利害說也亦有以大義規焉棄祖宗舊業何如是容易耶洛陽賈生當漢文時以不能箸中行為流涕痛哭使生於今當作何如懷也士祥今日得死所也若稽 本朝金公宗瑞遇知於

英廟披草萊設六鎮六鎮北接靺鞨其俗大抵獷悍
戎心獸性一朝約束則固已眈眈伺影矣於是金公
不知死所矣披草萊設六鎮者乃闢他界為我有固
不易收吾赤子復吾土地視金公所為難乎易哉余
觀士祥精勤敏達類陶士行而忠藎過之先輩長者
之器使者未必知士祥當敵西門之重而亦不可謂
無鑑也士祥視溟洋如康莊視清川以西如溟洋耶
士祥雖然少丈夫爾目中已無強金與猾劉焉齠齔
小友知士祥乎否哉噫士為知己者死事不辭難不
在槎使而在西門士祥乎勉之哉

奉送李舅氏歸洪陽之行序

舅氏潛窩公凡有行必問序於翊聖翊聖輒應之輒問輒應非以文知也然前後序公行不受命出疆即治民事爾今公之行乞休沐歸致期有程時月間別也又惡乎序也公之言曰吾病且倦矣幸得休沐請歸非有不得已者則不能遽起也翊聖嘗世而徵者也君子之畸於亂世不畸於治世蓋恒理也昔賢之畸於治世者指或多屈治世而畸則長畸已耳若是過於人耶過於世也不能無疑焉瞷公之行而竊有所幾也固不敢過公亦不敢過於世也公之志堅

公之行篤公之操貞其德不能出入其身不能俯仰生平素履皆實際也觀公之所與游者蓋不甚多而或慕公之名或躡公之蹤不足以知公之心者也試以公質於世世無不交口賢公雖仇敵不得不賢公也而從以伺賢公者之心非畏公即憚公也以交口賢公者而觀之則公果畸於世耶以畏而憚之者而觀之則公果不畸於世耶以公而推之昔賢之畸於治世無足怪焉若是而可以過於公耶過於世耶噫後世非無治日之人非無踊賢者也先王之道不行久矣俗習日趣於下文足以決科第行足以修邊幅

辯足以觧機括智足以辯利害此世所稱一切名士也其德不能不出入其身不能不俯仰素履皆非實際公安得不長畸於世也耶公之立朝殆三十年位躋列卿官叙部省不可謂不達矣亦不獲一日安于朝則令後之人考公之跡亦猶翊聖之疑于昔賢也漢之二䟽知足者也百世艷其行而今之人何渠不及於古人勢有所不同跡有所不便營役沒身者何限無論公之鬒髮盡白少公十七八年者亦已種種矣世道日益難干戈日相尋僕僕塵臼生樂鮮矣一丘一壑又安可期也使公安於田里非有不得已而

起則韋矣丞公之教肆言無諱非知於公而畸於世
者耶

送吳驪州翻之任序

不佞早叨貴近不敢與學士大夫游里中數子以世
誼相徵逐論當世修辭者稱肅羽其人肅羽旣通籍
奔命四方則尤以政事才見不佞心慕之幾一見也
居無何　上改玉妙遴經幄之士而湖堂之選自
祖宗朝已重之主文盟者尸甄拔之柄榮以登瀛時
先大夫實提衡而去就之以國望淂十學士而肅羽
與焉不佞語于心曰肅羽何人不以世之清濁而特

聞如是哉未幾肅羽遂大顯陟給諫論思間出為專
對方伯皆當慎簡所至譽望藉甚不佞竊讀其辭命
聲詩者果不負其名也者又從以瞯其政事才猷者
不負其職也者然後信其為全才也暨余遭大故釁
然持斬肅羽來哭甚悲則不負其所知己也者不佞
於是益信其為君子人也未幾肅羽亦以憂去三更
轂緣各以外除而相還則不佞病殆不支肅羽亦悴
甚握手勞苦相悲憐已不佞復蹇㙻寶謝絶人事且
半歲矣一日肅羽損長牋速不佞文曰吾將出宰黃
驪矣不佞憮然久之肅羽宜內而不宜外況當國家

多事補拾闕遺之是急肅羽而外則誰當是任者徐
而究之肅羽之宰外郡為養也則即　聖上孝理之
推也然黄驪去京師不遠而通其民彫鮮其俗貧弱
懦者是以治之肅羽之往也雍容坐堂皇不煩一令
可以稱文無害也則吾惡乎贈肅羽一言按地志驪
即先后鄉而　英陵在焉所以稱牧優於三輔而奉
祀體統頗尊江山佳麗甲於國中登觀之美有清心
樓塔縫之雄有神勒寺勝國牧隱之遺蹟尚在詞人
墨客往往倚棹於蘆洲沙嶼之間徘徊洸思竟日忘
返其民彫鮮懷保之不易其俗貧弱厚撫之宜先拜

聖王之陵則想像治理攬棲居之勝則先憂而後樂先正之遐躅真僧之逸軌有足以起我發我者多矣非如肅羽者不足以稱其地也余於是知朝廷之以肅羽宰黃驪者不但為養也肅羽不小黃驪不卑州牧厚蓄薄發致其富有日新之業竢其報政入而羽儀黼黻於以貴世道則不但不負其名而上可以不負主恩下可以不負知己之知者也

奉送金清陰 尚憲 航海朝天序

不佞聖在田間時與二三兄弟竊竊論當世之君子以公為鑑水以公為衡石以公為砭藥以公為塩梅

國其庶幾哉無何公入佐天官秉論思且長御史矣
與昔竊竊論之者若契左符然公亦殫忠盡節知無
不言言無不竭論者猶謂公居是職而績止是耶公
殫忠盡節知無不言言無不竭而國論未靖國事不
理豈任有所不專聽有所未至耶公且不得久安於
朝也公果朝拜疏而夕出門矣士咸惜之海使之命
又下士惜之不暇而駭矚相視言不敢出於口也噫
夫是奚病於公哉公嘗屢躓屢起而道自高而名愈
盛也使公守官任職奉令惟謹持祿偷安進退循人
則　朝廷之上若是者固不鮮矣利器試之盤錯逆

蹄騁乎峻坂聖人宰物必先概其難三代歷試盖可見矣今之受委莫難於聘上國而專對也毛帥寄於我而貳我遼民寓於我而虐我貢途既隔大海蜚語不翅簧鼓此數者不深長思而處之則不亶為吾東方失得實天下安危之機也 上之使公非故斥公而賢公也公誠實足以動人才猷足以重國貞操雅量足以範物而幹事則今之聘上國而專對果屬之誰哉 上之歷試公者所存深也聞公海使之命惜之不暇駭矚相視言不敢出於口者其見小也竢公竣事而還必膺升巖廊調鼎鼐展夫抱負於平素

則國其庶幾哉不佞聖於公爲通家子也辱與之進
授簡徵文敢次所嘗揚扢者爲之序

送鄭副學孚溟出守金堤郡序

壬辰之難先大夫從事於先相國幕府周旋戎行實
有知遇之感未幾相國下世而事迺大謬機穽一設
撃排交下先大夫首嬰其鋒被擠控閼者久其間耕
訞嚁噏逞憾修郤株連波及酷於鉤黨強者畜縮懊
者畏化諱言相國姓名者殆三十年矣相國之子姓
皆賢而自甘放廢淪落田間子容從沙溪金先生遊
頗講學餙躬又工古文詞一日抵洛求見余雖然相

得不翅平生之舊出其所著畸庵稿者讀之其爲賦誄如騷選爲文章根於兩京而出入昌黎氏者爲多詩道說雄闊發豪語居然一大家也擁瓿苦相屬忼慨譚論神思慫溢泠然埃壒之表不知其身之躓於坎窞也攷其言行謹密如處子恬淡如戒釋精思博識非餘子所可得以知也曩華之初選擢清峻望實之隆無出其右而顧迺逡巡遜避口不談當世事僑居荒落日引散人漫客曩坐敲棊市脯沽醪猶不厭也且善病故求外補得湖之歙郡凡知子容而送子容而贈以言者彬矣其爲言必不一以余之訥將何

辭而送子容乎然家世相知可謂深矣余亦過從數年粗窺其際矣子容經歷崎嶇觀物之情藏盡機鋒脫去絲繢惟其所養宏厚確然不變者存乎中則人望而嚴之嚴之不能無甚此豈獨子容蓋古之如子容者亦然噫以子容之碁酒自遣不談世事官不過丞郎之列而不得不逡巡遜避有如此者身為大臣肩荷重寄上紆 主眷下係民望進退不得自由而隱然傍伺含沙中影則惡得免於罟穽而善化者之落石無乏怪也子容之髮已種種矣曷可以骫骳之七尺僕僕米塩間久餉五斗為哉長孺閉閤之以養

重治郡少倦尋理舊業畐書静暇玩索微奥期以日
新富有爲桑榆之穫俯仰之間妙契疾書出以賛
王猷處以開群蒙紹師門之緒副士友之望則子容
之於此安知不有使之然者耶子容乎勗之

送韓叅判仁及朝天序

余觀世之司進退者自謂核名實尺寸不遺其氣勢
又可以榮辱人而其所榮者果皆賢耶其所辱者果
皆不賢耶賢不賢强名而榮辱爲實際也推移嬗變
倚伏無端近乎方生之說也余曰是而嘗有慨乎元
之之出處元之頎然其軀儼然其儀文藻斐然筆翰

爛然早譽蜚英盛之玉堂人咸艷稱爲眞學士而亦無不以爲宰相器矣中罹蓄故繼閱淪落者餘一紀此猶之乎胥溺不獨爲元之之榮辱而攸紀興廢援茅彙征元之之仕途若將大闢而淹滯不振又數年所則寧有司進退核名實能榮辱人者而不免失其尺寸者耶雖然元之能庸其才自致列卿躐躋京尹吾知司進退者固不勝於司命者矣儲貳請封之典國之重事必擇大夫之才且賢者而遣之元之遂膺是　命攝右丞相以行可謂榮矣然論元之之賢不賢則固自若也余益信蒙叟之言不凝滯於物也或

虞元之之行涉風濤也歷徼巒也憲綱之少容也余以為是三者益於元之之身多矣天風海濤龍騰鯨作湃吾觀一也儲胥星羅刀斗不絶厲吾志二也嚴約束恪憲令飭吾操三也以其頎然修其儼然奮其爛然之筆載其斐然之文與中朝薦紳先生相周旋焉則中朝之人不亶以學士稱之亦將以真宰相目之矣余於是知所謂榮辱者不在人矣元之乎行矣哉有司命者存

送洪監司 命耇 出按嶺南序

國家數十年而南西替受兵禍域内殆無完土專命

分憂治而安劑而調紀綱一方者在監司所以策才
謂而劇易則淺之處自前者舉元老於西卒以畀南
蓋流幾庸重日月之明也西中屬猶有南恃視昔之
南中倭根本於西以支吾焉而南難之已賴 帝東
顧力不翅泰山今有蚍蜉撼哉惟南不但為西土根
本實為國家根本根本拔而將奚措焉此元老之不
西而南而任郎大而責隨鉅云嶺之賦分要脅而二
之上者關度支下者需客幣委輸不同則病于民鄉
曲之豪儒服泗行大而挨官令小而恳編氓浸成不
馴則梗于化是猶流弊為理而不可并者徵發與字

撫以有腹敗之徵夷館於我悉我虛實安知不眈眈伺釁龍蛇之警可懲也亡論本末難易之勢較然矣則況幾庸重畀元老而南也古語曰知臣者君不亦盛矣乎元老余少友也而夙畜之已自童孺美秀而文期以朝夕於貴顯者果以弱齡取甲第若拾芥際昏卷愫彌見其操還會蜚英望實俱隆佐天官而衡尺中權魁庭製而宿儒退舍茲諉才地見節於箕城之役卒與主將甘於同敗則有烈士風當和戰之議抗義封疏凜乎有不可犯之色劈畫利害鑿鑿中窾綽然有經世之畧人主動色廊廟咕舌大任大責不

淂不歸之元老矣元老之世遜矣名德襲媺至益城公而益大文學勳庸冠冕一時粗發為政事類古鄭僑德譽過之施於南徼尚騰口碑尊先大夫曾涖海平著循良聲元老之一麾安東負神明稱而祖而父而子而宦于是邦章不隤聲而克紹厥媺則為希覯焉南民徯元老久矣民之所徯澤若曷究然縣益城公之績非惟精神聰察扶摘之能也必其德浹而信孚使久而不能忘也噫世道之艱民生之困弊端之滋習俗之厲視益城公時不啻倍蓰　上之任元老視　宣廟任益城公亦有間矣元老懋乃心乃力十

倍於益城公方見功焉豈不大可懼哉不敢知元老之為政治之將安之劑之將調之治其梗於治者安也劑其病於劑者調也治而安劑而調而紀綱所由立也元老乎是在培而壅之務厚國家根本為不拔基而副我 聖明知也

送金羅州尚宓序

噫推其所愛而愛齊焉推其所敬而敬同焉曰其所推者而申其情焉每從分源清陰兩先生於競秀爭流之地李公琅然其辭侃然其儀周旋其間愷悌君子人也且其第宅嵔峙境落昭曠夐拔於埃壒而居

然盡畐中也不幸佘源先生致其節清陰公去其位又其子姪落落星散楓溪之水石無主北里之門徑蕭然蓋由世道之一變也李公嘗訪不佞於淮上籌燈一宿撫事感慨惝怳髣髴殆難爲狀噫逝者已矣存者不可復見耶存者任其齮齕逝者亦被訾謷耶用平生愛敬之心爲死生決裂之痛烏得不一言一淚也俄而李公從里居起家牧錦城往也固求拙語爲贐夫以愷悌之資得於家庭者稔矣自小邑以至大州聲烈茂異爲人主所簡拔則何敢贅一辭爲也第湖南爲國之根本錦城爲湖南之根本公之爲任

實肩一國之重矣知其為任之重而為其所可以為重者然後緩急之畚庤幾有賴而不隕其家聲矣噫嬗變無窮凋謝已盡追惟疇曩之迹奈無申情之地於公行殊有忼慨而不釋然者也噫

贈朴尚之遠出按海西序

余少時見退之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語疑其過於傷也既閱歷世故方覺斯言之非過也余生年逾半百與余年齊者漸就凋喪况長余數年者乎就之長余數年而居以鄰情好莫逆俱喜酒余淂酒未嘗不與就之飲蓋愛其有酒德然其所慕悅而徵

逐者亦豈但在于酒也與之周旋餘十年而就之作
官兩西不相聚者又十年矣其自海西而歸余爲置
酒要與飲飲量不小减其膚澤而髮未宣且得能官
聲藉藉喜其將需于世也未幾寢疾不起余操文哭
之以洩悲焉噫知舊死者何限而有時悼念必思就
之見其爲尚之如見就之不以其年輩后先而爲差
焉則尤有感於退之之言也就之年位未究而死焉
則尚之之代興報施之道也就之曾以管餉久駐西
土仍爲州牧流惠不尠西民聞尚之出按必思就之
之政而延頸而係之矣尚之之任視就之輕重大懸

其澤及人淺深亦有可言者矣余愛訥之移其愛於尚之尚之之往不假以他辭其亦悲矣

贈義賢序

大雄氏之教遍於天下殆與儒道行而其言似是而非其行似高而卑似是故亂真似高故自尊自尊故驕而無上亂真故混而難辨驟而觀之令人可喜徐而究之卒無實也下士然之中士疑之上士闢之世無上士其徒肆然無忌設法於山林南畝之民化其身而舍其財奔走供給不啻若期會則其精神力量亦有大過人者矣歷代稱佛稱祖者固無論已以余

所聞覩言之西山與虛應論法異同棄歸遂為宗師其後松雲以任事顯於國家浮休以說経顯於山門此一時也松雲之旁曰應祥浮休之旁曰覺性方並據南北各占門戶此亦一時也余與覺性有雅試以一二事叩之蓋亦深通内典能以似是之說緣飾其道才辨足以自雄所謂精神力量有大過人者矣覺性上足旁子名曰義賢者從余遊一日謂余盍以數行文字識從遊之好余莞爾曰若能知余乎哉余居處華爵祿厚子孫滿前猶托契於空門引自尊之人聞似是之說晩而無間余豈有求於若哉草衣蔬食

棄父母兄弟與世絶而猶款余扉與余談論之間往
往爲余所闢而不知止焉若豈有求於余哉余知若
道之亂眞而不能拒若若知余之闢焉而不能絶余
余與若其果眞知而實踐者耶抑若與余其果妄識
而狂馳者耶余姑置之眞妄之境而惟余與若目擊
而心孚者必有所契焉者即所契者而求其所以契
之者則幾矣若以此說歸以質諸祥性兩老師或能
知之云爾

贈希安序

今之以詩執牛耳者無過於東嶽先生先生雅喜韻

釋釋子之游其門者甚多而工詩善筆亦無過於安
公其詩道吾不知所師法法東嶽者也其筆意吾不
知所師法法雪菴者也天資清疎穎拔無俗態蓋亦
叢林之秀云袖中東嶽詩以懷素惠休擬之非過獎
也久住南漢山往往訪余終日相對無躁容無擇言
無論其詩善筆其人固可愛而亦可教也詩善筆雖
工技也非道道非爾所欲耶余未聞爾所謂道亦知
吾所謂道也吾之所謂道非若爾之以虛寂為宗即
事即物皆有此道理詩善筆雖小技者亦道理中一
事也聞道成則通於技未聞技成而入於道也以爾

之清疎頴拔之資求諸道而實用力焉則其成就豈止於技而已哉廢渠之吟咲梵渠之筆研垂簾塞兑內視反聽止水湛湛纖芥不滓則爾有成師而無所事於技爾將弃髦東嶽雪菴之業而棄之爾試以此說質諸東嶽老先生先生必有以教之

贈雙佗序

樂全子病卧奚磬館有一衲子叩門而請見許進之前仍以言難之曰佛何人也道何道也佛之横目縱鼻與人同也道獨異乎人哉道在於心固不異於人也以其同者言之則吾之虚明即佛之心也以其異

者言之則佛而棄世我而在世在世而能葆虛明吾何異乎佛也爾棄世而不能葆虛明爾豈同乎佛也樂全子十二通禁籍被紫拖金今三十有三年矣子姓滿前姬妾擁座五色五味之悅耳目者多而吾未嘗動吾心汨吾性爾少從名師游名山無子姓姬妾五色五味動心性悅耳目者而或有頑空不悟冥行迷路若是而言之在世者能知道乎棄世者能知道乎此善詎不乏厭棄世者之心吾所以卑佛氏之道者道在於心則師吾心而已宮室衣服山林城市皆外物也必去爾之髮緇爾之服甚至去父母兄弟與

鳥獸草木同群而後修其道者何也衲子呫不能應
遂書其言而貽之山中如有難是說者以俟後日来
復

贈守能上人序

山人守能訪余於淮上一衲一錫動止不凡問能文
字乎曰不能已進一部書請余勒題題羅頤姑置之
遂忽辭歸余發其書見之摭華嚴要語為一書名之
以禮懺其規矩繩墨縝密圓轉非老於結撰者不能
為也且觀其所為緒餘者把吳三教睥睨古今抑揚
揮霍風發霆擊余於是知能也果非凡品余平生喜

與山人衲子游山人衲子稍有知識亦輙来叅世所稱老宿名師義瑩法堅性淨應祥海眼覺性彥機皆余所素雅也無論其歸寂以在世者言之祥之德器眼之才識性之謦發機之雅操皆不負其名若淨師禪門之高蹈不止名可名而已然或謹於戒律或傳其師説未有把吴三教抑揚揮霍如能也者能也欲以區區之見欲抗朱夫子定論肆然不知愧懼惜乎陷溺之甚也然此其見之小也志則固不凡也不幸不入乎此而入乎彼也若幸而入乎此則從朱氏之門攻彼之短必大有力焉夫道之真僞不難辨也道

原于天聖人則之天若可違則已天不可違則道一而已天下之人抱才與器淪溺於似是之說肆然不知愧懼者幾許多也渠家火宅之喻真自道也余病廢田間閉門習靜嘗愛釋氏一段淨名處與山人衲子不能無酬酢語而蘇子瞻所謂爾姑妄言之吾以妄聽之者也能也既非凡品或能感悟於言下故攄所蘊余於能也雖曰一見契則深也

樂全堂集卷之五

樂全堂集卷之六

序

壽李母金夫人序

吾表兄直長李公重基氏自龍門策贏而西謂翊聖曰不佞曾用金吾之役當推恩封貤十年而未擧也則懼孤上恩而吾母耋七袠矣欲丐錫命之典以侈之曰當榮而辭于厥躬云況公所愛者日耶直長公瞿然而作以格請奉 教旨李重基父其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母金氏封淑夫人者直

長公拜稽首受執而泣曰藐諸孤不肖不足以備驅使在上者至紀纖芥勞榮施所生恩至渥也乃與其季進士厚基氏消吉治具爲太夫人壽翊聖宜以一醻周旋於外氏宗人之後而地遠而僻不得與百拜之列遂詮翊聖平生聞於家庭若所自識知者爲敘佐舉萬歲之觴曰吾母夫人之夫家也恒言夫人入門而先議政公大悅之既又執婦道則滋加敬重不衣冠不見也夫人與承旨公相莊不盥櫛不待也逮遘巨創哀毀之誠不強而至哭擗之節不勉而中槁然憔沮忘其生者迨一紀而猶得全此天相吾李氏

存其孤默延其世者非人力也暨二孤長成得佳婦稍自慰而操履之貞四十年如一日尤不爲一切激行而近名也吾舅氏潛窩公曰夫人毋論飾軌能談古實說成敗是非較然無戾可謂女士也吾家大人亦亟稱之曰金夫人古之淑女也翊聖自七八歲時從直長公兄弟遊稍壯徵逐無間竊瞯夫人質行多於群子弟云夫人三十而失所天仍遭議政公喪夫人實尸李氏四代之祀而嗣子纔十三次十歲夫人置二孤於膝下撫而誨之其間事議政公夫人克承其歡噫噫慼哉夫殤而舅亦逝矣則仍兩世絶焉保

其孤存其祀茲母道也育而教之亦猶乎父道也具
甘毳奉老姑茲婦道也能養其志亦猶乎子道也以
眇然任四者之責不能不強起理秉以加聲色而稀
糜敝裳纍若不支絶撝訶之音而綜理微密中更寇
難遷次流離而蒸嘗之儀無廢舊觀常稱未亡人入
亦不敢褻以華侈入其室者袪其奢泰之色噫閭巷
之婦殺身以殉者烈矣嬰之存趙孤不至爲杵臼死
而夫人之得全果若吾母之言天扶相之春秋今六
十有九矣起居匕箸如四五十時而向之二孤蒼然
稱翁於子舍諸孫俱以文行顯小者頭角嶄嶄而竟

膺真封之誥物則俱章用亢李氏之宗而卓絶之操貞淑之懿方且闡揚於世用昭二南之風則受報於天若挈左券與殺身以殉一時之名者何如也於是而夫人之報承旨公者亦博矣然螽斯之羽振振者族大椿之笑千歲為春頌聲之作此為開先翊聖當恭竢夫人之宅期頤大年而鞠跽於登懸秩席之間以畢其鼇云爾

壽人序

盖邦興百年至穌厖蒸至　中廟而拂士登庸治法大備若其先生與靜庵趙先生倡明格致之學賛襄

雍熙之化中途俱被景射一時賢大夫士盡之文罔
服齋先生與靜庵其德最盛而禍最酷君子悲之云
宣廟咢單先生之道復明於世而先生之寃白矣先
生有孫即今相國在布素已負聲籍甚擧進士入經
幄　宣廟重之公亦居貴近斤斤不以擊拂小節見
淺之爲知不能無間間公不數數爲態色　宣廟益
器之晉秉統均遂宅大揆時擄公上者陰持斗柄竊
運寒暑公無所激屣脫退矣又十年所而當宁訪落
公再入爲元輔而時事大變志士之爲深遠畵者揣
其難掉公屹然於巖廊之上進不喜退不戚日提衡

獄情必傳生議內盡忠告之義外絶訐誹之風數年間以公而得不死者不數而公亦不使之覺也有以諫官之忤當途者韋布而論國是者有以疏語無諱當論法者皆下清室燎原之火不可嚮通而公於無諱者之讞為顯救之言至誹復能回天意得當次律則歸美於上於諫官韋布之獄不欲為辯論以彰朝廷之失而曲加扶持終公在相位無所問而公去韋布擊死諫官者錮之海島然此猶為匹夫之生死不足為國家存亡之大數也丁戊間事蓋難言之矣矢書之變作中外汹然日中見沬明有所殺而生人之

類殆將盡矣公持重不動毫髮上促名入切責頃刻
更僕公以微言款之冀上悟而知不可柰何則肩輿
出都門止乎東瀛始露章質之以身竟開氛蒙照之
以大明禍實遂窒公迺感激起視事俄而亂賊之謀
張而論議橫生欲以不測之威偽定一時之是非則
從違之際人鬼判矣含靈鼎沸無所底止而咸仰公
之為公首發据經之義以遏滔天之勢一以為指南
一以為彀鵠公於是時知有　社稷不知有其身而
亂賊之眈眈視公甘心於公者何所不至而上為寢
其議貸公死止北遜矣三年而賜環復秩仍為宗臣

而亂賊之徒竟以逆節伏誅懸首於藳街體解四方於是乎天道昭昭而奸宄有所懲矣粵二年而壬戌為公降周甲之歲十二月二日寔公覽揆之辰公家督宮學君徵媚於辭者為公壽而謂翊聖曰不可以不勉翊聖非知言者也其文又不足以賁飾揄揚而竊有感于君臣之際而知公仁壽之徵則曷敢辭于哓哓者而不為章章之說為公頌乎公侍 宣廟專任巽德而同乎上矣則以一體不貳心而得之也公之再入也與世末殺不專任以巽德遇大事則益泄其機亦不同所謂追先帝之知遇報之於陛下者

公志然矣而上顧同其不同淵拂而出之習穽之中位遇無改此覆盖之量而亦惟孤誠朴忠默孚而致泰履正之士陰有所恃而安環東土襟裾焉者咸受仁壽之賜則豈非公仁壽之徵也耶公雅喜挫鋭和光之旨守以淵冲不宰之功離埃壒而僊僊乎遊方之外致柔如嬰兒則非公仁壽之徵也耶公於大化聚若海而費若涔不凝滯於萬物之宗則大椿之美兹為一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公能食服齊先生之善而膺其慶者非耶吾君之注吾民之望盖急公且不免強起以廣仁壽之賜而從今往十年二十

年而公始登大袞國家舉袒割之典問政於膠序之間橋門之外引領而觀公仁壽之祥者以酌斗祈耉之詩而祝之則翊聖當從諸門下之末以畢其說

南坡沈公 悅 壽序

吾東方畫八區畿封在中其實七也西北塞土嶺以東民物彫鮮無顯仕者兩南稱人材府庫而大姓世祿者自勝國敗籍而家京師鄉曲之士仕宦登朝者必京師不能十之二三而其中號俊傑才能以去就重輕者蓋亡幾焉京師子弟席父兄緒業生於斯長於斯無論事君任職者衣縫掖處寒窶守佔畢終身

而不能出郛郭一步而振其業自是邦俗抑亦風氣
使之然歟是以士大夫束髮登　本朝至老死不去
或以肩重或以懷祿肩重者不得去懷祿者不能去
其勢雖殊不去均也德靖以來告年致事者蘇退休
世讓鄭贇成宗榮僅數公而非世家京師者也引年
丐休者掌故絶書久矣大司徒沈公一朝請急謝機
務讓祿賜卜居于江郊扁其堂曰盍歸顏其軒曰止
足闔户自靖不通賓客而不佞聖以通家之誼得拜
牀下其容清羸其神甚王其境窄騷其意甚得泊焉
嗒焉不叩不應往往抨擁諳委典章論國體則曠之

音也談世務則丁之族也處江湖猶廊廟伴漁釣若
縉紳所謂惟所處而安者其得於易之謙者為多云
公之世逖而華青城疇庸裕后安孝開邦以祥而亘
而延至忠惠而益大族蕃且貴公之仲父青陽公以
鄧竇之親負士林重望先大司馬公先國後家世稱
忠朴太夫人稱孫於 靖陵門闌煹赫富貴尊榮公
生於其家夙負雋才聲華藹蔚游乎賢關不露圭角
如李子堅之不知為郃之子也識者已器重之弱冠
釋褐蜚英省署皂囊一封姦宄氣死遂秉銓軸望實
愈乎時際 宣廟重恢之治方講民事公乃以政術

顯杖節而出隱然當　人主心膂之寄蒨羨早譽不
獨擅於前代矣　朝廷虞北公則北虞西公則西席
不暇暖而時事已大謬矣　改玉之初公入贊黃扉
判淮地部須機政資廟謨紆　主眷而得物情而變
變如畏牽能超然於物表遂其撝謙之志昔之蘇鄭
二公告老而退人猶難之以爲美譚況公年貌未全
衰而果於去朝朝之聽公去奚以哉公之志已决視
赫世之業軒冕之榮不翅脫屣則世莫得以攖之耶
以公觀之出處在人不在地曙矣公立朝餘四紀歷
事累朝人之視公爲大耋高年而考其春秋距懸車

之期尚饒五載矣十一月十三日即公懸弧之夕公
之嗣熙世氏具酒食以饗之不佞聖從席次起奉觴
稱壽退而叙公之跡頌其壽徵也夫生於天地之間
宥於氣機之中脩短信絀皆有定數而一羸一輸較
若左券有其才而用不盡則壽之徵也負其能而位
不滿則壽之徵也不竭其精力則壽之徵也天道益
謙地道流謙鬼神福謙孰違乎盈虛孰戾乎動靜受
虛而能靜於公之志見之矣盍歸所以守虛也止丞
所以就靜也公昔盈矣今以虛公昔動矣今以靜夫
好盈則天必虛之好動則天必靜之靜於不欲靜虛

於不欲虗則天安得戲之地安得變之而受福於鬼
神而為壽徵也公之文藝少致力焉則足以華國見
以為技公之筆翰屢登金石為世所珎而欲辭其名
並廢其書用才可謂不盡也公之明識英猷足以經
國澤民而斂而歸之於爭限爭席之地得位可謂不
滿也不盡其才不滿其位騏驥之程未千里而止焉
則精力固未竭也此三者非仁壽之徵也耶大椿之
筭始為一籌從今往為期為頤以膺黃耉之章而國
家修執珎問政之禮則不佞聖當從門牆張喙而申
其說焉

貞敬夫人申氏八十歲壽序

榮川守朴侯濠氏謂翊聖曰吾母今年登八袠矣吾兄弟將脩爵爲壽子其以一言侈之翊聖拱而復曰微侯之徵固將祝之禮曰婦人之行不出梱門內之親不可以貌其榮門外之黨不得以撫其實惟翊聖服訓於先生之門執子弟禮事先生數十年矣則能頌夫人之懿也翊聖自毁齔挾冊請業於先生退與榮川君游先生視之猶榮川君夫人視之亦猶乎先生之視之也遂與榮川君出入無間日在先生之側忘其非其家焉飫於斯飧於斯或竟日忘歸或累日

焉則夫人至手櫛髮結衣帶以拊之久而人之視之
不知其非其家兒也時先生之兩尊人俱無恙而於
先后為諸父行通籍掖庭諸子姪堂從昌顯於世門
閬貽盛充踰收族咸疎無差履屐恒滿戶外輪蹄充
于里閭而長公先逝矣則先生實攝幹蠱夫人佐之
入其門者怡怡然無異色出其門者熙熙然無異辭
咸歸美於先生與夫人矣先生既出膴仕婁涖雄藩
悉著冰蘖聲嫓尊齊體育子女嫁娵壼政益莊而職
共以相無攸遂焉則觀德者并嫐之洎乎嬗變之節
始翕然稱之縈川君起家為名郡縣以贍其養季全

州倅佐大府逓奉魚軒来從有煒仲都憲公用才謂
侍上左右任以心膂時出而巡撿三南畿則便途省
覲擁節旄奔走數省大吏赫赫榮耀此之謂移孝於
忠以諸子賢且貴而貤封於上騰頌於下世為希覯
焉古之善祝莫盛於華封嚮用五徵于箕範人有壽
而不能富者矣有壽且富而不能多子者矣三者具
而有身不康寧者矣壽而無祿窮也無子獨也身不
康寧則憂也四者缺一不可謂福履之全也或得其
全而無可致之道而致之幸而非恒是以序五以攸
好德為重夫人之佐先生為德者槩舉其凡而翊聖

竊有所賙矣稟賦之純不假修爲幾乎無競無我匪害其天集其祥也噫夫人視里中兒猶其兒視其兒猶里中兒使人不能辨是特一事而推是心也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者也諸子亦能觀感於斯其爲治俱以無競無我爲心使老者養其生少者遂其生夫人之德不出於梱而其施不已博哉使人父母養其生則夫人宜得壽矣使人子夙遂其生則夫人之子孫宜蕃且庶矣老者少者各安其業治理流聞則夫人之諸子祿位不替而藏富於國廩矣牲鼎錯珎也箸漸健五官不衰神用日王載以康寧綏爲諸福祝

尭錫武之言已爲夫人躬履之實用雖有善祝又何以加焉唯以漆園之大椿爲美王母之蟠桃爲壽係之以詩詩曰

秩秩初筵　抑抑其儀　酌此壽斝　孝子承之
何以祝斯　維彼靈椿　八千爲秋　八千爲春

右大椿之什

秩秩初筵　温温其德　酌此壽爵　康之以色
爛其盈瞬　金母之桃　百拜以釐　三光後凋

右蟠桃之什

李粲贊德洞壽序

崇禎乙亥竹泉李公用年位入耆老社在列咸賀不佞宜效一言之祝而觀公符彩㛮發神用精利如四五十歲人能以筋力事 君治六官贊黄扉則不敢遽為康釐之辭過是六七寒暑始微示倦引疾簡出有告老之意噫以公望實步武巖廊而遂將脫屣已乎是欲歛其不盡之祿所謂不違則也竊聞公少負奇氣倜儻不羈稍壯折節謹敕務為躬行肫肫如也洎釋褐踐顯路見朝著群分相訾謷乃謂為王臣任王職盡王事而已何知彼此默運機衡期於無迹知與不知皆稱長者癸亥 鼎革之日以納言方在

闕下植立不屈聲氣甚厲左右欲兵之猶不動有諭
以義舉然後始乃歸　命忼慨顧告請全舊君言涙
俱發出於至誠觀者為之動色　上亦感其義而嘉
奬之退而上章捄當辟者君子與其有友道云人於
是知公有烈士行其德不專以長者也蓋天賦奇氣
秋毫不發者六十年發於當發之地不顧死生利害
則可謂善養者矣以來世故滋多薄俗尚口而公不
為質言敷論外若無所辨別而叩其中則鑑水靡差
噫若公者固未易窺其際也要之和而有制恒而不
變獲天之結終之以尊光者也豈不盛哉公與先大

夫生同年矣又同案矣不侫每入公門執子壻禮孤露餘生悲纏風木公即不鄙夷之以為知我許與不淺猥述所嘗知之者以頌之恭竢薦琛問政之日當復形之聲詩以張之云

李判書溟壽序

余嘗世而徵者也數十年来世道嬗變人心隨化於數化之中求終始不化者蓋無幾矣噫禍莫憯於癸丑變莫大於戊午士之樹頤頞伸眉抗言者犖靡然而化元臣碩士之所爭亦屢屢廢論亡敢為根極之說而今大司徒李公方在玉堂獨不參殺永昌之議

引退亦異未幾公之石友鄭東溪蘊上書吁永昌冤語涉不諱上下震駴霆霹交轟綫以微墨錮之海島齮公者謂公風東溪而發之事將弗測而毅然不撓終無悔色放竄流離隨遇而安雖以元臣碩士任綱常之重者至論其出處之際不得不少遜於公則數十年間當世道之變終始不化者唯公一人耳余於當時慕公之節誦公之義而未嘗識公之面竊揣其力量氣魄有大過人者 改玉之後始辱公知公果沉雄魁傑人也豐貌偉軀望之儼然扶國之年五官益利飲啗如少年每遇余輒引滿而浮之恨相知之

晚也則其胤太僕公徵余一言為公壽盖公以年位入耆老社已數年所而覽揆之辰在建寅之月云余作而復曰從古善祝莫過於華封三語而公所自有箕疇嚮五好德居一無是德雖有諸福不足以為福唯無窮者其唯令聞也余畧公諸福之祥以平生論公者修不朽之辭以壽公可手筭觀 聖明之注意公彌重公之酬報之期尚遠不暇以自逸昔衛武公九十而匪懈詩人歎之余且以嘗世而徵者勗公以世道之責祝公以壽民之術太僕公起拜以謝遂次其語為之序

内兄李正七十一歲壽序

桃李之華先於衆卉瓊葩瑤蕋過風雨而無迹松栢之茂寸積尺纍磊砢錯節飽霜雪而後凋輪羸之理宜無間於物與人也是以遲發晩成允爲祥壽之徵余以是道求之於世唯吾内兄習靜翁行藏殆庶幾焉盖翁生於法家惇孝愷悌而負氣槩嶷嶷有立其遊太學也風裁峻整棘棘直遂士景附之傾一時譽髦華問藹欝謂曉夕發軔中更昏穢坐廢拙閒餘十年所則雖遘嘉會故倦於公車退然自靖而不免於薦剡強起爲郡縣所淮績奏遂躋大府仕路稍闢矣而

翁蹈止足之戒告年致事浩然賦歸君子高其節朝廷授以右秩俾優游閑局子姪輩日朝翁所若拖金紫束衿紳輝映門闌親黨士友咸尊事之鄉大夫入翁門必磬折執子弟禮以見翁亦酬酢造請弗愆常度持冲履謙頗有和光同塵之趣絕不以事物嬰心寓興於花竹琴書怡然自適人於是益欽其德而豔其福以為希覯焉中秋日即翁弧辰冢嗣亞使與季中書君治壽爵宿賓以娛之酒闌余從賓客後起拜揚觶而曰翊聖於翁少弟也猶能記翁游黌舍致士之盛其諸肩翁而隨者或以才地或以宦業馳驟焜

燿於當世者何限而凋喪委塵聲泯影滅藐然亡徵翁獨七十康強嚮用未艾實符蚤華晏茂之喩也而處困而亨遇坎而止制剟而致柔養厚而施嗇凡為德之以獲天之祐者彰矣豈可專歸諸適然之輪贏也耶惟後凋之姿磊柯之節眞有類乎松栢當亨喬松之壽為瑞於人間世矣客曰子能觀物而知人善諭於理矣此可以為翁壽詩以頌之在諸公

貞敬夫人申氏壽序

朴都憲潢氏泣謂余曰不肖獲脫虎狼之口歸見慈母於旁渟完山任所方伯以　上命致餼幣張筵而

饗之於是不肖兄弟遞奉萬年之觴老母乃大愉進
滿於膝下喣濡拊摩而稱　上恩謂未亡人今日方
知為母之貴顯親之榮也於是不肖兄弟感激於
君寵母恩不覺涕洟之交頤凡預席次者無不賛賀
以為盛事云身脫虎口至幸也母子相聚至樂也錫
賚便蕃至榮也茲不可以不識翊聖躍然於言下而
作曰此雖君一家一人事足以觀天道焉君之所遘
古今之至變也能自靖而終復于常者秪以慈與孝
而致之非有他術也初君從　上于難已亡其躬矣
洎晝策出城人胥褫魄而能不變者唯君一人耳朝

廷揀赴瀋館從多以親老爲解時太夫人春秋垂八衰矣君獨審于取舍如赴樂地太夫人聞而怡然曰吾兒盡其職耳吾善七箸毋念也人於是誦君移孝之爲忠太夫人勸忠之爲慈也其再赴瀋禍端甚厲君尨自辦與石室翁共處雪窖終始周旋不失其操被拘西徼更淹數年則太夫人尊齡踰八望九矣君之兄弟之侍左右者悶傷其意終不敢露其實而太夫人已察知之中自隱而絶幾微若未之覺者而于君之歸始乃伸其至情喣濡拊摩亟稱 上恩於讌賚之日其教迪之懿識量之宏即丈夫之所難能而

載籍之所希覯也如不忍一時區區之慈發於色辭則徐庶之方寸亂矣安得不變而成其忠也噫君固不變太夫人未嘗變矣不變者服人之心未嘗變者合天之道有是母宜有是子夫所謂至幸至樂至榮者非以他術而致之雖一家一人事足以觀天道焉易曰天之所佑吉無不利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朴氏之慶其未艾也肆頌言天人之徵慈孝之祥上以為太夫人壽下貽其子姓俾識世德如此云

列聖御製集序

自夫子刪書載明良之詩漢唐以来為臣子者各自

賢其代莫不集而傳之　皇明御製集頒行于世固
日星揭也　本朝獨闕焉不脩　王子義昌君旁搜
極索得　列聖御製詩章及手札若干編　宣廟宸
翰爲尤多合成一編徵翊聖紀其顚末翊聖謹拜而
受跽而讀已又惕而作曰洋洋乎大哉渢渢乎盛哉
欲賛之辭搴天晝日非愚則妄也恭惟　聖祖戎衣
基命而睿藻昭回臣居正已頒之信乎聖無不周者
也　列聖紹述學懋緝熙綸音渙汗直參典訓大風
黻子固不乏道也　本朝康理二百年而未遑於裒
撰誠有憾於文獻之徵義昌乃能掇拾於散落之餘

克有完秩文不墜地嫏嬛虞薰其用心之勤可謂曰至而亦可謂孝思不匱者也臣少蒙　宣廟拂拭之恩親承提誨寵須寶墨不翅若家人父子而未效秦良之殉徒抱不忘之悲攬卷興懷怳若對越遂啜泣而書之云爾

宗儀讌會　宣醞契屏序

不侵徵于否泰而嘗世者也否而泰者雖若在天而其所以致之者實係夫人修與悖而已其修之必先于修睦悖之反此噫豈敢長言哉惟我　聖上既靖內難起義昌君珖龜川君睟于否辟之中復其位而

崇其秩俾攝諸宗人二君起視事録宗人之曾綰府
事者姓名為表屬不佞叙之剏府廨于舊址又屬不
佞紀之蓋侈　上恩述職事而實體修睦之　至意
也庚午秋　上引宗親儀賓之從　上于甲子丁卯
之難者若而人于萬象樓下宴賚之至　御手執爵
而侑之在位者咸感激涕出不知死所翌日義昌率
諸宗人上箋稱謝已諗于諸宗人曰嘗聞帝堯之世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我　聖上之於九族親愛之至
也黎民尚亦有利哉遂約束諸宗人曰惟我宗人皆
祖宗遺體與國家同休戚者也豈惟國家休戚之與

同宗人之憂樂亦可以卜國家之休戚試觀今日憂
乎樂乎且也二百年宗盟之廨宇不幸為烱塵者四
十年而重新於此時抑亦天意也迺涓吉于辛未四
月某甲置酒于宗親府新廨會宗人若儀賓修大同
宴故事 上聞而嘉悅遣內侍吳大邦賚法醞 御
厨饔人治膳 賜樂一等禮官視懸不違顏咫尺其
禮洽矣於是內侍執爵稱 上命宣飲義昌以下一
百有八人以次受爵訖義昌修爵爵內侍禮也諸宗
人肅躬屏氣終日酬酢罔敢有諠譁失儀者法讌既
卒折俎繼陳始乃畧去苛禮分曹擧白舞蹈擊節絲

㒷相宣不知夜漏之已三鼓矣義昌令樂人各執其技導之以出燈燭交輝綺羅競妍醺和盎鬱結為春融都人士夾路而觀者嘖嘖謂熙朝盛事云諸宗人以為大同之會在萬曆庚寅距今四十有二禩可謂希覯況際　中興叨此　異數不可使湮沒無傳遂作軸以畜之徵不佞載其事噫宗室法不得與政任職徒廩祿章服奉朝請已則其憂樂似若無所關於國家治亂而脩悖之徵較若左券斯曷故焉聖人之政由家而國而天下則莫先於治親天理當然之則也　祖宗之土地民庶吾得以有之以　祖宗之土

地民庶之所賦出者與　祖宗之子孫共享富貴者斯聖人親親之意也是以講家人之禮推肺腑之寄序昭穆之懿彝盤石之宗隱然為國家根本雖不與政任職其憂樂關國家治亂與一朝委質功見事舉者輕重為如何哉我　聖上敦睦之誼弗假毫髮修為而秖循天理當然之則也嗚呼盛哉敢以徵于否泰而嘗世者頌盛美而勗宗人者如此

宗親府有司堂上先生案序

宗法昉自熈古備於周官至漢大封同姓子弟體統亞於衆輿猶置宗正畀以裁釐之權德向為之其選

亦較重矣後世曰之蓋以宗法立而戚疏別宗正設
而㴐慝分意寓勸懲而一歸之敦睦仁厚而已我
朝敘親以昭穆親盡則止祿秩遞以隆殺科條甚明
設宗親府擇秩一二品稱君者三人蒞有司以 御
批授之蒞令庶司禮遇宗室而實掌宗人封貤之典
兼行統率之義事寄與古之宗正同而裁釐之權移
之宗簿寺此為小異耳曾錄有司者之名為先生案
亡於兵燹且數十年矣逮 聖上踐祚首起義昌龜
川為是任二君即府舊基葺廨宇凡百剏新而又錄
前人之名成一書如舊案自益陽君以下如干人藏

諸府而徵文于翊聖紀其始末噫宗室不許通籍居平無所騁其才智於國家治亂成敗無所當而譬之元氣隱然為盤石之重則詩書所稱可以考焉別戚疏分淑慝一歸之敦睦仁厚者在古宗正之職而為今有司者之事二君之成是書豈非為是也耶詩云宗子維城邦國惟寧其庶幾勗之哉

雲谷集序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詩而禪乎猿抱子歸青嶂裡鳥含花落碧巖前禪而詩乎蓋悟者禪而詩亦由悟而入其道雖殊造微臻妙一也開士大德不以是

為障必與詞人墨客往来酧唱流傳於世間多矣近世雲谷徽公頗有詩名見其集中所載芝峯東嶽諸公忘其名位樂與之酬唱則徽公之詩必傳於世無疑而第未知其禪而詩者乎詩而禪者乎必有能辨之者山人希安彙而録之智文刻而傳之皆其弟子也

清虚堂集序

余早叨貴近跡不出闤闠而山人衲子往往逐臭而至未嘗不引與之談問其所宗師輒曰西山西山亡數十載不接其影響者咸誦其有道難之不能名其

道而亦輒曰西山吾東方之大宗師也余心異之一日其徒蓀眞彥機謁余以西山遺稿乞一言弁其簡端夫釋氏之道以寂滅為宗簡易為律集其遺文序而傳之其跡太著無乃為西山之累乎有其質斯有其文有其實斯有其名質文名實存而跡不得不著所謂積於中發於外也集而序而傳之者何累於西山也稿中有三夢錄盖以生滅為夢也其所著卽夢中之語集而序而傳之者亦終歸於夢幻爾余從夢中論其跡者庸非夢中夢耶若西山者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西山有知余之斯言無亦當其意否是

爲序

戴恩堂詩序

余少時見髡而服大夫服而躋門者先君子進之前而奬與之頗洽詢所繇進其人跡山林而勤王事捍王于艱爲　上所注有聲於諸公卿間也後數十年而余從家塾剞劂先集集中有爲郭同樞戴恩堂詩并有小引曰郭震鄉本山人也法名義巖壬辰之亂起兵討賊　朝廷嘉其功除職至列卿班仍長髮娵妻居殷栗所居堂扁以戴恩表其志云余心儀之久矣忽有欵閽求見者乃余少時所見髡而服大夫服

躋先君子門者而其顛冠矣其胡且皤矣揖余而進
一軸即先集中所載戴恩堂詩相與道舊感涕已又
出 宣廟御製詩二篇洎諸鄉大夫賡和之章若干
問序於某曰陋居之扁實先相國所命而題詩而冠
之則子不可無一言以列其事余遂返涕而作曰聞
子之居負望嶽踞巨浸即物選名者何限而以戴恩
義至曙矣生而得為男子身而耳目聰明才器完美
如將需于世者而化其父母之身剔其父母之髮竄
跡山林以世法觀之戾於天常而自絶於為人之道
矣値國大難巖穴皆起才效器使各奏厥績不限以

地盖天意也君人者代天行事者也苟有才器需於時者雖在山林必欲還其父母之身長其父母之髮責以人道叙以天常服以大夫之服授以大夫之職者體天之一端而不欲遽加以威武法令特降宸翰使之警悟懺悔其施以雨露照之日月不遺一物各正性命盖覆之大德也於是復姓受名畜妻育子宮室而處耕鑿而食抗禮衿紳稱尊鄉井夫是一髮一膚一飲一啄皆 宣廟之恩也則為搆一堂閣藏寶墨傍栖鄉大夫之什揭吾先子戴恩之扁朝夕於斯對越天章退而吟嘯流連光景逮其桑榆之年振

策而南徧謁羣上君子曰獲瓊琚歸裝暴富而責余不佞以一言噫余亦可以言也日月之明也雨露之澤也瞽者慕之渴者思之以其獨也囿化之民孰不冒苑而拯溺歸正之恩於子爲獨此吾先子特揭子之堂俾寓不忘之義也子居是堂教子孫永世不替及于鄉井州閭風而厲之忠義之士感發作興他日緩急勤王事而捍王于艱若子之爲則揭堂之義關于世教而作堂之效不止於一方而已也

奉先品節序

祠堂成家督冕請余裁定祭祀儀節庶後之遵而行

之者古人不曰祭禮從先祖乎吾家自有奉先之儀而一二小節之未備者畧爲變通亦先君子志也曰語子晃曰凡祭祀以誠爲本牲殺猶爲末也以敬爲質拜跽猶爲文也然品不節則瀆儀不飾則野其欲裁定而貽後者意固善也今之講禮孰不法朱氏國俗之不同古今之異宜則不免於家各異禮三代所以損益而有不得不變者參降獻徹從朱氏矣噫家國何嘗異哉創成之典必奉於陵夷之日吾定吾家之禮誰爲毀之者吾爲是懼

平山申氏姓譜序

惟我申氏出於谷城縣而受籍於平山府自高麗太
師壯節公始云高麗史以壯節公爲光海州人光海
州即今之春川也府西悲方洞有壯節公墓壯節公
微時或自谷城徙居光海州轉入此鄕翊戴麗祖故
其殉義而死也賜葬於光海州而史氏之傳如此也
世代邈遠莫可考究而氏族之籍於平山者垂八百
禩矣名德相禪遂爲海東大姓舊有譜牒淪於兵燹
先君子乃於謫中撰定世譜遡源尋派並收内外枝
裔手自抄錄藏于家猶爲未成之書也翊聖奉諱來
叙次遺書得世譜執而泣曰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後

人者其責實在不肖遍求同姓之散居四方者其在平山者十四家在春川清州安東聞慶仁同義城禮安大丘榮川醴泉者亦十數家就先君子所撰叅以諸家之牒專收淂姓者為譜名之曰姓譜凡淂姓者雖女子畢録之緜是而求之則女子之子孫百世而可徵已惟是傳信之書要之簡潔明其本末非厚於内而薄於外也醴泉一派亦自有據并附于後噫古人以立譜收族猶有宗法遺意可以攝人心厚風俗其有關於世道丕矣翊聖承付屬之勤證定編摩八易寒暑而始就剞劂其敢曰不墜先志哉宗丈大司

馬平城公景禎甫聞有是舉出力為費敢書顛末俾
諗于後

楓巖集序

伯厚氏以楓巖詩稾於鶴城徵余一言引之余不知
楓巖何時人亦不知其為何如人而讀其詩而想其
人必抱志隱遯者類也夫詩言志觀其志之所存其
人可知故古人之詩或譬之伯夷或稱為詩史詩而
藻繢不足以徵其志焉則特鸚鵡之能言爾集中古
體冲澹有趣律法清楚簡潔貪僻之境自有造詣之
語寂寥之音便覺飛動之意如遺與放言諸作可見

其志之所存也以荆軻一篇論元亮心事信不誣矣楓巖之詩得余一言於百年之後豈非所謂朝暮遇者耶伯厚氏勤求殘簡灾木而壽之其心良亦厚矣是為叙

疑禮問解序

月塘翁以疑禮問解示余仍屬序述余未嘗從事於斯而亦嘗有意於叩質遂挈歸淮上屢閱月而始卒業焉盖翁平居攻苦探索有素其有疑於四禮之變者條為問目凡一百三十有一沙溪金先生据古經傍若儒先諸家之說逐節而解之問解之際互有發

明要之歸諸至當余每過一觧輒開一陣盡其卷而疑網豁然矣夫治禮猶之乎治法律然其經而常者布在方冊可安而行之唯其變者膠轕纏繞而古聖賢微辭奥義散在群書未易擇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譚禮者猝遇之倀倀猶瞽之無相是奚異用法而不知法外意也如木之枝如水之派千分萬折有源有委本之天理參以人情自有蹊逕可涉必也躬以行之心以求之體其常而攷其變乃可傳信故也七十子之徒莫不通其說而曾氏之問獨著于記也先生學究雜服至老匪懈捜羅證定反覆論辨榛蕪廓

開轍迹坦正使人由之如旅得歸廠施不已博哉然洪鐘之響非善叩不能得從(從音舂)容而盡其聲也翁之尊尚所聞著此成書爲訓於世足驗其躬行之實用心之勤矣其闡曾氏之風而作者耶篇末付宋子明甫之說可見先生門下多好禮之士也昔張橫渠以禮學教其門人程夫子稱之吾知此書之行先生之師道益尊顯於後世也已

己卯諸賢傳序

余於壬寅年間得見己卯黨籍一卷揔叙黨禍顛末而自靜庵先生以下凡羅文網者立傳有詳畧以其

受禍之輕重而列於錮籍者無慮以百數則一時善類盡之一網矣此書即順興安鼎福所編次而外王父清江李公所參定也余時稚昧猶能繹以誦之蓋吾高王父社稷署令君為諸先正所推重而曾大父夷簡公少遊於大司成金先生之門禍作之日與太學生朴光佑諸人守闕訟冤以其妙於端楷又能疾書金公魯以諸生造列歛管讓公寫疏洎通籍衆貞餘孽以為黨人而劾之事載金黃岡繼輝所譔碑銘中以是吾家世知黨禍事甚悉嘗聞己卯諸賢莫不以堯舜君民之志講內聖外王之學而其德望重者受

禍深故表章之舉不能無先後也今忠清道觀察使金君伯厚以己卯八賢傳問余將欲剞劂而行之世余受而讀之旣以書復曰甚盛舉也其於化理得所先務矣第當時德望重者受禍深表章之所以有先後也伯厚乃就其書頗加去取實遵安氏所編黨籍之列又譔諸賢出處事行以流竄削罷革科者太學坊民之訟寃者類以别之又有附傳無論貴賤能左袒於斯文者咸収録之遂成一書檃而文簡而明無餘憾矣吾東方理性之學圃隱文忠公實始倡於麗季而遁顯遁晦不絶如線至靜庵先生而遹紹寒暄

之緒遡其淵源擴而大之遭遇　靖陵不世之知明
勗勵相拔茅彙征庶幾丕變之化而中影之域潛機
迅發一時善類殆盡之一網噫千一遘會若將有為
而兇邪逞憾恣其毒害豈天運不齊一升一降無所
宰於其間耶公議之定不待百年褒誅之典少洩志
士之痛則可見其昭昭之靡忒也伯厚當國家板蕩
之餘膺專省旬宣之任首刊是書以為化民成俗之
資可謂得其先務矣璐貞愍公之孫伯厚大司成之
玄孫趾美敦本後先纂輯而余不佞獲從其後以夙
所誦言者克相斯役其亦幸矣夫

東岳集序

余自幼稔聞先進緒論咸推東岳詩為大家數而吾先子嘗謂德水之李自容齋未百年而又出東岳異哉余已心識之稍壯得東岳公所著述讀之雅欲執鞭顧公與世抹撥徊徨州郡余亦羅罔廢居絶造請餘十年所每獲公詩輒忘寢食思當吾世而失之也歲丙寅公從峽釁得賜環歸余馳一騎訪公於郊扉公迺大愉席地命酒輸瀉生平遂稱忘年交余逡巡不敢當而自是益習於公公之愛士出於天性其所傾嚮出肝肺相示不計死生利害於其所不契不少

假色辭可見然諾之重徃徃酒間揚扢古今意氣骯髒時露其奇而譆笑嘻罵無非詩者然其一字一句掐擢彌日而就然後知公深於詩道非人所能及也高世之行絶人之操廼以範俗峻局宏材有大過人者而不少需于世屢用其政術於民社所至稱神明而綜理微密有陶士行之風豈其詩道亦能旁通於吏道哉晚際位遇遂躋宗伯步武文衡屬望方隆而公竟謝病不拜自投湖節杜門養痾丁丑以後尤無意於世一日盡發其籍示余握手感欷余於公晚合手不可謂不受知也公歿而全集始行澤堂公問序

於余噫先進之論已定於公集未行之前無所待而
自不朽矣後死者誰敢任其責竊惟本朝作人之盛
莫盛於 成宣兩朝即東方聲明熙洽之會英翹林
林孰不欲各闢堂奥自鳴一家言而歷數兩朝大家
皆歸於德水蓋其地靈毓秀黼黻一代之文治理固
然矣以天下之大惟巴蜀號多產文章士雄褒之後
青蓮勃興至三蘇挺生眉山草枯為千古盛事容齋
東岳雖出於偏邦祖孫趾美澤堂後出又主詞盟德
水之於眉山奚多讓焉此吾先子之所以興歎也公
自謂少善賦誄棄之治古風涉蹊逕又棄之七言律

最難工用力於斯數十年云是以世之操觚者於公律法尤無間然易所謂富有而日新者其庶幾焉公諱安訥字子敏容齋相國荇之曾孫澤堂名植太學士亦容齋之玄孫實撰定公詩以傳于世

柳川先生集序

林川守韓侯會一氏間訪余垂淚而語曰吾先君平生著述甚富不幸亡於兵火今所摭拾爲編者即千百之十一不可謂成書猶欲梓而行之得子一言以叙之庶乎罪我知我其辭恭其意甚戚而數書更僕其請彌勤余辭不獲廼慨然作曰凡世之以文章自

嗚者何限而其傳諸久遠垂之不朽不在於簡篇之
多寡而况有德者之言乎余不侫以家庭之故獲習
諸先進長德而自幼遊白沙李相國之門相國常字
先生而謂之曰某甫一世之偉人也及聞諸先進長
德之論亦莫不然余則己私識之稚昧不識所謂偉
人者何狀雅觀晉史以謝安桓冲為江左偉人常試
以二子之跡求之幸而受知於晚際許以通家之誼
十數年間得於薰灌者蓋不淺亡論其宏宇邃識自
有人所不可及者而處窮達禍福之際屹然不動乎
居望之嶽峙淵渟崖岸莫測即之盎然和煦與物同

春余於是始知偉人者果如斯而顧乃以先生之德
考安石公元之績當時特舉其風流志業係望之隆
而言之若先生問學之博秉禮之正足以範世而敦
俗有非晉人所可擬者先生而端委巖廊任開濟之
責則其澤施可易概哉噫先生真一世之偉人也文
章在先生固是餘事然少年登場一戰而霸操觚而
當先生之世者咸歛衽而讓其桴鼓天之畀先生之
德之才可謂全矣其詩若文猶有源之水決而為瀾
逢陽之柯敷以為華不煩機杼粲然成章信乎有德
者之言也遺編之入梓者雖出於摭拾崑璧隋珠僉

小而愈珍其傳諸久遠而垂之不朽後之讀是集者必恕余言之非諛也

谷源先生遺稿序

以諸公卿家撰次先德或以銘章或以叙述往往見屬懼非其任又非知言者逡巡不敢當而顧惟諸公皆 先朝耆喆即吾先子之所從遊者則輙責以世誼誼有所不可拒每當操管慨焉隱中蓋殄瘁之痛非獨吾私也尚州金使君光熳與其季光炫千里命僕致谷源先生遺稿固徼一言弁諸卷首翊聖誠亡肖既迫於二君之責效不腆之詞狀先生之行又何

敢定先生之文哉辭而不獲遂發其籍伏以讀之不覺涕簌簌下也吾先子與先生結髮論交五十年来出處伸屈終始一轍壬辰之訌患難與共再被辟名同入幕府際昏放廢同栖峽邑其間抒懷舒欝一以詩道發之唱酬投贈遐邇勿隔嘗見先子得先生詩札珎之悉藏去篋笥記在金陵日行路難一篇貼諸壁上而曰此非今人語也編入家集中以傳之亦先志也噫世之人能名先生之德而不能名先生之文非世之人之不能乃先生不欲以是為名也然吾先子以先生詩為非今人語則不可謂世無賞音鍾期

得一伯牙矣多乎哉先生遺稿中更變故放軼頗多其文存者尤尠亦足以見其典要自誌簡潔有法前後封事意在格王實關世道古今詩清腴合度詞傳於理其出於性情之正而歸於温柔敦厚者耶是集行于世世之人之不能名先生之文者始知先生不欲以是為名也若先生之立朝本末殉義大節書諸簡策昭揭宇宙茲不敢贅云

五峯別集序

五峯集行于世矣其嗣延川公摭其遺餘為別集如干卷問序於余蓋將并傳也昔歐陽公居士集先為

刪定其後發裴等更加撰次今所傳歐陽公集是也則延川之續編别集非無見也凡文章家數有大小小者務精字鍊句衡要以無瑕大家不然瑕不掩瑜山川之大者不能無朽壞汚流而望之巖巖而已混混而已與其包括之無不有也先生受 穆陵不世之遇掉鞅藝苑人以為譎㕣從 君于艱代草制敎人以為內相洵乎功成名立致事優游則風流高致擬之疏白余小子獲幸於晚際時已大衰而容貌辭氣之間侃侃不替嘗伏其雅度而恨不及見其壯也及讀其全集益知其所存亡論黼黻王猷翊亮文德

其結撰之法不倍乎古作者而自運機杼錯落奇拔雖單辭片言注以精神其合者如嶽峙河決人不可狎游則可見其大也别集之編惡可已也余竊嘆延川之克紹先緒無讓於歐陽家也延川名景嚴字子陵以儒科進秩亞卿襲封君能世其家云

經世書補編序

夫日月星辰皆天也山川草木皆地也夷狄禽獸皆人也聖人作於其間測其度而正之辨其畀而經之制其品而叙之觀乎陰陽定四時察乎剛柔配四行審乎愚智區四民於是而有禮樂刑政而導而齊天

人之理沕然無間財成之迹昭然著見其人則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桓文其世則皇帝王霸其事則道德
功力其文則易詩書春秋夫子生於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後不得其位則曰其文而述其事譔其人而
論其世而立人極焉其後聖人不作禮樂寖微雜霸
興而亂賊滋馴致夷狄之禍胥淪於禽獸之域至宋
而濂洛諸子出而講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又
不得其位或誨人而明道或著書而垂訓而堯夫先
生之書以運經世則揭消長之理緣理証事易書之
義也以會經運則嚴尊卑之分以分示法詩春秋之

旨也可以詔世可以存世可以憂世可以律世大哉
書也參四經撫十六代史勒成一家言而日月星辰
復正其度山川草木復經其界夷狄禽獸復叙其品
天地之始終人事之得失如指諸掌而其書止於此
征契丹即夫子删書而繫秦誓之意也先君子之學
得於先天畫推演象數作先天竅管行于世矣嘗謂
吾東方檀君與堯竝世箕子肇封於周三韓以降治
亂興廢畧與中國相爲表裡至於 本朝衣冠文物
足以進於中國以東史編入於經世書則抑一盛事
也小子不敏雖不能紹先人之業亦不敢墜先人之

志也竊觀邵氏書起自月之巳星之癸辰之子止月
之午星之壬辰之酉不揆孤陋猥以其法引以長之
編其運世自建隆庚申至洪武戊申星之癸辰之家
其明年乃星之甲辰之子則天道斟革而人文再朗
掃胡元之腥穢被華夏之聲明　聖祖受命又在於
壬申盖屬大運否極而泰也按宋元史提綱含自徽
邵氏之舊而繼書之東史記自檀君戊辰止高麗恭
讓君之辛未而畧於邃古詳於近代入　本朝秪据
攷事撮要紀年書其大事而不為筆削者嫌於野史
也上下數千載間搜訪考訂六七年而後稍得裒緝

又遭丙子之難收拾於江都灰燼之餘携歸淮上非病故輒手自編摩凡十閱寒暑三易稿而始成書其用力不可謂不勤而紕繆之譖僭越之誅知不可逭矣或云元會運世之數何所原而起也蓋取時日月歲加倍而窮之以此範圍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夷狄禽獸不能違其數也何以係之以史也日月星辰之行于天山川草木之列于地無非人事也皇帝王霸道德功力無非天道也係之以史可以見天人之理泐然無間財成之迹昭然著見也然則邵氏之學何學也邵氏焉不學要其歸易也其為易非世之

所稱周之易也乃邵氏之易也世之人見卦畫曰羲之畫也繇爻曰文周之文也彖象曰夫子之辭也神而異之若不可究雖無畫無文其理已具即事而察理即理而起數非有他術也程子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又曰內聖外王之學也余既成此書慨然嘆曰制禮作樂聖人之極功而依其法而肆之祝史伶人咸能通之余小子之敢於操筆為邵氏役者能不為僭亦不為僭也

筦菴稿序

通人權汝章當　穆陵朝負高蹈之行以詩酒自豪

意不可一世士而獨稱子深古風推許頗至子深遂棄博士業從汝章游人皆高之汝章竟以詩案死於非命子深落拓自廢然其嗜飲攻詩益甚暨　聖明改玉徵巖穴之士子深從田間起家十年間至郡守年已屆七袠矣不樂仕宦栖遁於湖海之濵一日策羸入城訪余居把酒道舊故其鬚髮皓白而膚充氣完言語肫肫神觀怡悅豈所謂嗜慾淺天機深者非耶發其所爲苞庵稿者讀之蓋多讀漆園書會其歸趣其古詩源於老杜而上泝陶謝殆非近代操觚者所可及律絶樸茂饒格力亦非開寶以後語也余於

是知汝章取士不以皮相而鑑識之精也後之觀芝菴稿者必以知子深之為人亦徵余言之不妄噫汝章不可作矣而子深且老矣居然有人代之感遂撫卷三嘆而題之

成謹甫集序

沈德輝博雅好古人也能譚說故實尤詳於本朝事每亹亹言乙亥革除年間興廢之迹未嘗不感慨係之矣一日以成謹甫遺集一冊示余曰此冊經許多喪亂猶不湮沒即一奇事行欲翻刻以壽其傳子其敘之余乃考其刋行者姓名出於無聞之一冗官且

不紀歲月意是冗官必自沈晦不求聞於當世者尤
可異焉噫不泯者天理難諶者人事天人互相勝負
而消長之理見焉惟我　英陵將天縱之聖貽燕翼
之謨豈不周且慎矣而六臣者受心膂之寄其報效
於倉卒不啻軻政之餘謀豈不知成敗利鈍而敢於
倒行而逆施者天命既有所歸永嘉操其柄上黨運
其籌高靈河東之鱗翼已成雖有機衡不能容其間
矣其志秪在捐軀殉義酬先王之恩明不貳之心而
已於乎感矣謹甫於六臣中尤有盛名　光廟必欲
臣之以定一時之人心有類乎永樂之欲用方正學

草詔之意爾曾見東鶴寺死簿諸成無論少長俱糜於膏斧之下亦類夫方氏之十族旣不能生致其用則用重典以震疊之雖以人力勝而南冏之纍纍猶能識其姓氏以別之謹甫與集至剞劂而傳之天理不泯猶閑闢微陽闖發於地底也噫永嘉上黨諸勳貴縱有一時之烈不有六臣者培其義而樹其節則何以揭大東之日月而維數百年彝常哉 英陵之寵待六臣高皇帝之以異人稱方正學者俱留為扶綱立紀之地聖神同符非人之所可測也彼諸勳貴亦各自有文章黼黻於一時而至于今或傳或不傳

不免為鼠蠹之餘誰能欣慕激賞於數百年後必欲壽其傳如謹甫之蹇齋小集哉余觀此集竊有感於天人之際且嘉德輝好古尚德之志謹書顛末為序

疑禮問解序 沙溪先生所定四卷

翊聖聞沙溪金先生門下諸君子撰次遺文而論禮之書甚備將大行于世云一日先生之孫益熙氏以疑禮問解授翊聖仍致其仲父承旨公之意曰願有述也自惟少而失學老矣無聞固不敢相斯役而夙荷眷顧之恩不唯以堂從之懿則誼不敢辭就加卒業而曰玆不刊之書也夫六藝之科禮居其先三千

三百布在方册而七十子之徒習而通之者即權輕重隆殺之節盡常變不齊之事合于天理人情焉而已然非聖人決疑於曾氏之問何以為訓於萬世乎吾東方漸被同文之化蔚有禮義之稱而國俗局於隘陋安於苟簡禮之經者寢寢乎其未純惡能制其變而合于經也惟我先生學究雜服凡自三古以降質文之可考者旁求博訪証正剖析用力積久豁然無碍人有扣質應之如洪鍾符之如左券實契聖賢問答之微旨則講禮之精且專未有如先生者也是以門下之士薰灌德業咸能速肖尊信師道有此成

書此書一出朝野必將相率而由之一洗隘陋之習免於過不及之失茲實不刊之書也當配之學官傳諸無極於乎盛矣夫

韓山李氏族譜序

余每疑人不能名生民之祖而歷千百代得一人有功德於世者尊之曰鼻祖別其族而修其譜則不幾於子孫揀擇祖先之賢否而尊之也有功德於世則能亢其宗而庇其族矣亢其宗則千百代之祖皆享其榮矣庇其族則千百代之祖之孫皆受其福矣尊之爲鼻祖又奚疑焉洎閱韓山李氏之譜余之所嘗

疑者盖釋然矣我東方素重世族羅之六部麗之六
太師之裔冠冕海東其餘著姓之可譜者亦皆閥閱
而韓山之籍肇於麗季圭組相襲蔚爲名家攷其譜
之尊而祖之者稼亭先生也稼亭一傳而爲牧隱先
生則非所謂亢宗庇族者耶以一人之遺分派内外
不知其幾千百而麟齋陰崖趾美著節能世其德名
鄉閭人代不絶書而作相者幾人此唐宋史筆所特
書者則是譜之行不亶行於鄉邦而且登於國牒矣
其裔孫觀察使德洙甫曾宰昇平重剞牧隱全集布
於世按嶺東又刻世譜問叙於余余嘗讀牧隱先生

書猥謂知先生於數百載之上有時掩卷而發嘆也噫先生以七尺眇然之身當五百垂亡之運發其不敢發之言支其不可支之勢豈不知興廢之數而其所為若是者特不欲變其志爾不變其志而死雖不得於人宜得之於天天之報施足徵於斯譜

畸庵稿序

子容發其籍示余余乃卒業而嘆曰子容可謂老於文學者豈可以易言乎哉子容夙遘家難退然自廢專心墳素積有年紀質疑師門識解精博於古今書無所不涉酷嗜騷選韓杜沈潛飫沃翕取敷施其為

賦詠憾慨悱惻有騷人之致書疏宏贍典密詩道蒼
深豪健其不合於古人機杼者鮮而絶無今人剽竊
蹈襲之疵要之多積薄發兼能專美焉則所謂老於
文學未可以易言者非故夸也世之人見子容之文
目之以文章士文章即其煨粕耳子容豈唯文章士
哉當其盛年被敲摵而畸於世歛其磊落俊爽之氣
魁傑拔俗之才一託之觴詠鳴其不平而已晩而始
起猶不能展厥所蘊駸駸乎暮境子容之不遇於世
耶世之不遇也噫

龜谷詩集序

詩猶禪禪由悟入詩貴神觧頓漸皆教門徑自殊唐
宋皆詩調格自别當吾世而祝髮者何限操觚者亦
何限未聞有能悟入能神觧豈有之而吾未之聞耶
吾得一人於賤者之中爲學而近於禪爲詩而近於
唐必曰悟入而能神觧也噫之人之詩可以力取則
已爲貴勢有力者所奪久矣造物者衆其窮且賤而
以是鳴之耶余嘗評其詩曰古體酷肖六朝歌行出
入唐諸家律法長慶以前語也世人必疑於李後之
具眼者能辨之詩卷冠以龜谷崔姓名奇男云

樂全堂集卷之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川